

日出陽閣

散文集

陽明出師

本社編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西 出 阳 关

本 社 编

☆

广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 西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右 江 日 报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 插页4 字数91千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800册

书号: 10113·258 定价: 0.46元

赶“巴扎”去

赵黄岗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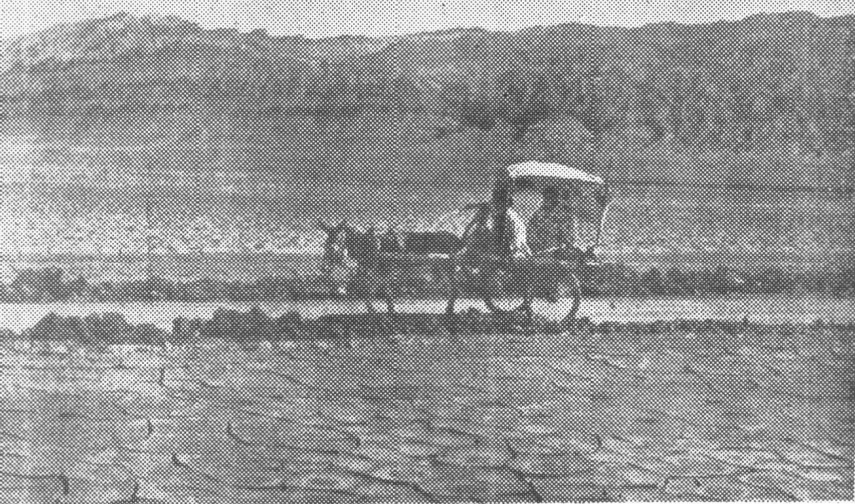


圩场（巴扎）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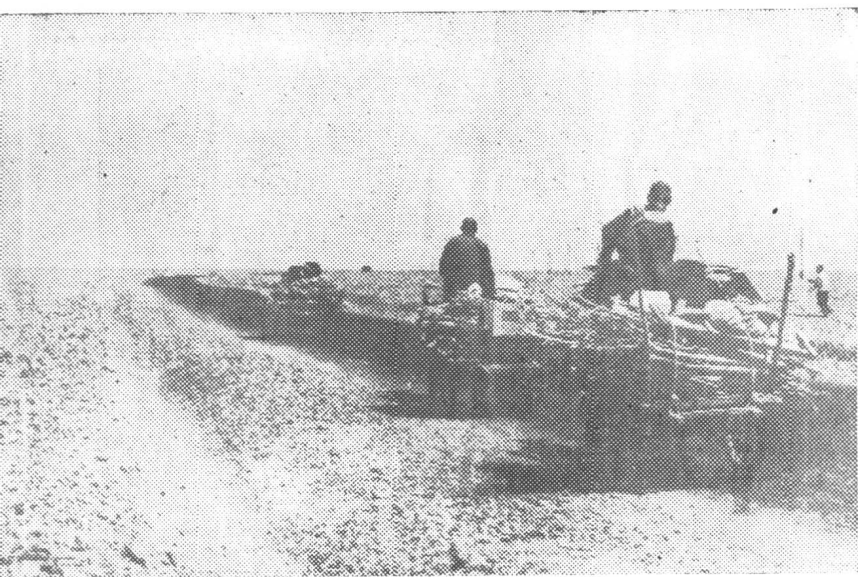
许武成 摄



62-34-2 0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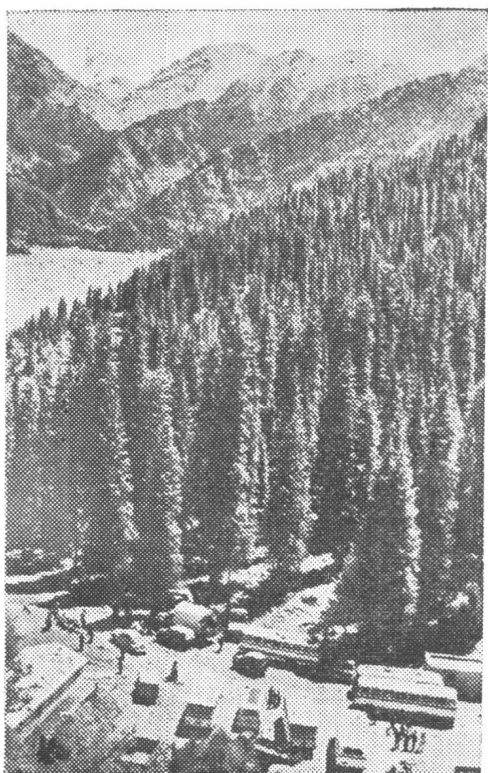
火焰山下 赵黄岗 摄



茫茫戈壁无尽头 许武成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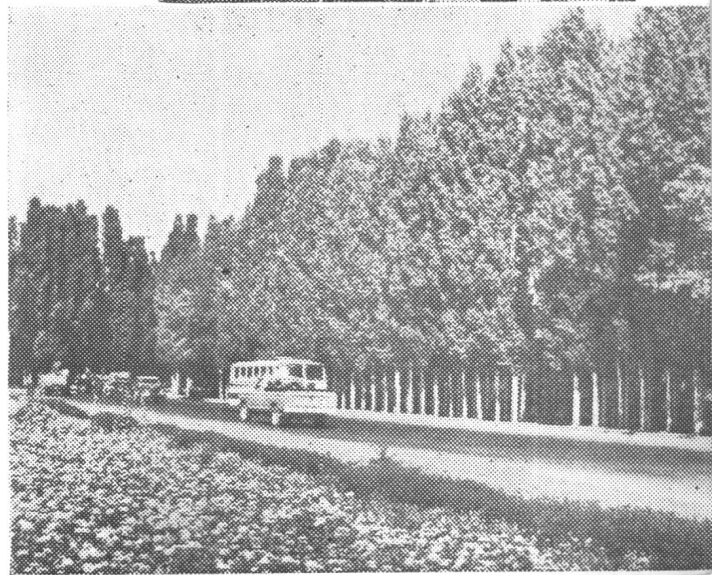
天山脚下的果子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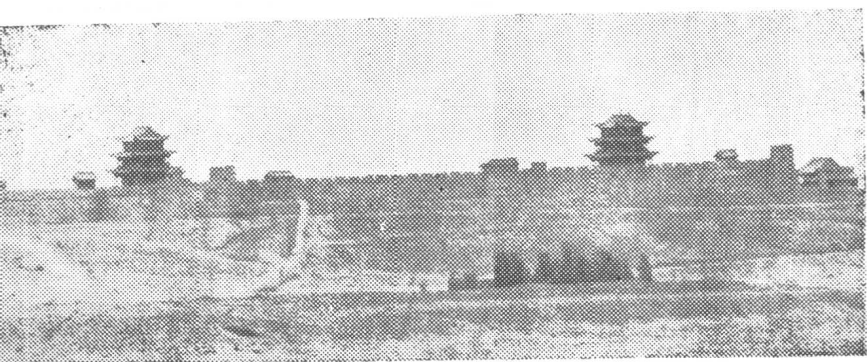
许武成 摄



高高的白杨树

赵黄岗 摄





远眺嘉峪关

许武成 摄



哈萨克的妇女

许武成 摄

前 言

谢 敏

一九八一年秋天，当金风送爽的时候，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组成参观、访问团一行七人，访问西北，我有幸和大家一路同行。我们在各地兄弟分会和有关部门的热情帮助下，先后到了甘肃、新疆和陕西等省、区。具体行程大体是这样：广西——兰州——酒泉——敦煌——吐鲁蕃——乌鲁木齐——伊宁——西安——延安——广西。历时五十余天，行程二万五千里。

常言道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作为一个作家来说，生活当然是愈丰富愈好。历史上大凡人们尊敬的作家、艺术家，一般都是生活阅历十分丰富的人。大文学家司马迁，就曾到祖国各地去观光游览，借以增加见闻，开拓思路，激发想象。假如王维不到终南山，就很难写出“阴晴众壑殊”的诗句，杜甫不登岳阳楼，也写不出“乾坤日夜浮”的诗句来。《西

行漫记》的作者斯诺，所以能写出不朽之作，他的知识丰富，对中国历史颇有研究，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，而他有机会遍游我国西北各地，所见所闻，视野广阔，不能不是一个成功的原因。所以，我国古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说：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，我才之多少，将与风云而并驱矣！”这话显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生活的深度、广度与作家的才能高低总是密切相关的。

祖国，过去我们常说“历史悠久，地大物博”，然而毕竟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。直到这次我们访问西北，观看了辽阔无边的大自然风貌，观看了先民们留下的文物古迹，才获得了一个真实、具体的形象：我们祖国是多么伟大啊！祖国的确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，中国各族人民确实共同创造了无比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。

下面略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吧：

我们过去学地理，中国万里长城东起河北省的山海关，西迄甘肃省的嘉峪关。以前，我们以为长城就是象八达岭那样石砌的高大雄伟的长城，而我们在甘肃省看到的，戈壁滩上很多地方只是矮小的土墙而已。嘉峪关，由内城、外城、瓮城组成，高十公尺，屹立在茫茫的戈壁滩上。城关并不太大，但气势雄伟，巍

峨壮观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“天下雄关”。这样，不仅从地理知识上，有了一个具体的实在形象，而且对当年戍关守边，保卫祖国的英雄们，不禁油然而敬。

解放前，我们知道有一个敦煌石窟，印象中都是些佛家的佛像，以为不过是宗教方面的事。此次，亲自到敦煌县城东南二十公里三危山莫高窟，看见自南至北长约一千六百多公尺的山上，有四百八十多个洞窟，高高低低，大大小小，象土蜂窝一样排列在灰色的悬崖绝壁上，所有的石窟内均有壁画。从壁画的主题看，虽然宗教色彩很浓，但由于它多方面地接触生活，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民丰富多采的生活面貌。画面上虽有不少佛的形象，但它又不完全是宗教宣传画。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，它就永远保持清新感人的力量，成为中外人民赞叹不绝的艺术珍品。我想，如果不是亲临其境，过去的印象是难以改变的。

在吐鲁蕃县东南荒凉的沙漠上，我们看到了公元前一世纪至十四世纪建立起来的高昌古城。这座古城分外城、内城和宫城，周长五公里，城内至今仍有依稀可见的宫殿、官署、寺庙、街巷的遗迹。这是古代新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现在是国家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。从整个布局来看，在当时生产力极不发达

的条件下，不难看到中华民族智慧、勇敢的先民们，以他们勤劳的双手建设成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。

上述几个事例，仅仅是我们这次参观活动中看到的微小的一部分，但却是我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之一。不是有人主张模仿西方文化吗？似乎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一些。列宁说：“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。离开了人类的文化的精华，离开了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，共产主义就是一句空话。”而参观、访问活动便是了解、珍惜、爱护我们民族文化的实际行动之一。这是深入生活的一种方式，尽管不是主要的。

《西出阳关》这本散文集，就是我们参观访问团成员们深入生活的成果之一。

从中国文学史来看，游记体散文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朵鲜花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甚至更古远的时候，谢灵运的《游名山志》便是当时的代表作。以后，唐代游记体散文有较大的发展，如元结的《右溪记》和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，就是著名的篇章。这个时期的散文，可贵之处在于从前人单纯的记录自然景物发展到描写、抒情和议论浑然一体，把我国游记体散文，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上。到了宋代，所有著名作家都写过游记体散文，我国名山

大川，几乎都留下这些作家的足迹。到了明、清两代，也出现了一些名作，比如大旅行家徐宏祖的《徐霞客游记》，被中外称颂为“古今游记第一”成为全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游记之一。

我们这本小册子，不敢与上述散文大师们媲美，我们的意图无非是将各人沿途所见所闻及所感，写成文章，藉以表达我们对祖国美丽山河的热爱，光辉灿烂民族文化的赞颂，对正在建设四化的英雄的人民的敬意，对祖国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无限向往。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，我们不能更好地深入下去，因而，我们的散文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浮光掠影的缺陷。

1982年9月7日南宁

目 录

黄河船夫	聂震宁 (1)
见到了白杨树	聂震宁 (5)
敦煌行	谢 敏 (9)
敦煌书简 (二则)	聂震宁 (14)
月牙泉的绿	聂震宁 (19)
访莫高窟散记	樊 篱 (23)
莫高窟艺术史话	徐君慧 (28)

左公柳前的遐思	樊 篱 (34)
今日吐鲁蕃果乡	谢 敏 (38)
吐鲁蕃散记	樊 篱 (43)
清清的流水	谢 敏 (52)
南北同心保卫边疆	谢 敏 (58)
天山书简 (三则)	聂震宁 (62)
赛里木湖畅想	聂震宁 (69)
天山的厚爱	黄福林 (73)
布尔西	黄福林 (80)
伊宁抒怀	李 竑 (87)

你好，察布查尔的锡伯兄弟！

- · · · · 樊 篱 (92)
- 伊犁的历史画卷 · · · · · 徐君慧 (100)
- 乌鲁木齐风雪 · · · · · 徐君慧 (105)
- 遥望车排子 · · · · · 徐君慧 (108)
- 吊高昌古城 · · · · · 徐君慧 (112)
- 延安精神鼓舞着我们 · · · · 樊 篱 (117)
- 清凉山断想 · · · · · 徐君慧 (121)
- 西安书简 (二则) · · · · · 聂震 宁 (126)
- 西北漫笔 · · · · · 周中仁 (132)
- 开拓者的历史功勋 · · · · · 李 竑 (147)

黄 河 船 夫

聂震宁

也许是冼星海的《黄河船夫曲》给予了我太深的感染，快看到黄河了，便反复想象着黄河船夫的形象。黄河之水天上来呵，那敢于在黄河上驾驭船筏搏击风浪的人，该是多么非凡的英雄！

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西北访问团一行七人，访问的首站便是黄河之滨的兰州。到达兰州前，列车曾在天（水）宝（鸡）线上涉险而行。一个多月前，天宝线被山洪冲断了六十多处，十天前刚刚修复通车。列车时而以五公里的时速缓行，时而出现明显的左右倾斜，时而又明晰可闻临时支撑铁道的木头支架发出的吱吱声。一位上海中年旅客忽然一骨碌从铺上爬起来，连连嚷道：“不行不行，翻车了怎么办？”这时候，一位兰州年轻人却笑起来：“怕啥？稳实得很嘛！”勇敢的人是轻松的人。他是兰州铁路局基建处的工人，刚参加过天宝线抢险修复的战斗。他说：“这不算啥。今年的黄河才叫险哩。一九四六年大水灾时的黄河流量是五千九百秒立米，淹了半个兰州城。今年的流量虽说是五千五百秒立

米，可河床比三十年前浅多啦，咋样呢？顶住了。”他说着，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，骄傲地笑了。

自然，我们问到了黄河船夫，他想了想说，如今洪水尚未退尽，一般很难看到船只和羊皮筏子，而他爷爷曾在黄河上划过羊皮筏子。一九四六年，大水淹了房屋，他爷爷在羊皮筏子上带着一家老小逃生，硬是被大水冲到包头……听他说着，我仿佛看到了在惊涛恶浪上奋斗生息的黄河船夫……

九月二十八日，一到兰州，便去看黄河。迎接我们的是极大的漩涡，腾跃的浊浪以及岸边尚被大水淹没半腰的柳树。洪水如今已是强弩之末，仍且如此喧嚣，可以想见半个月前，这里的险象该是多么惊心触目！眼前的沿河大堤已经很平静，但那深深的车辙，垒叠的层层草袋，使我们想象到当时抗洪斗争紧张的情景。

很遗憾，始终没看到一位船夫，更别说船只和羊皮筏子了。我们在大堤上遇到了十几位给新加高的大堤砌护坡片石的建筑工人。一位约四十几岁的工人告诉我们，一九四六年发大水，并没有人组织抗洪筑堤，只好各自逃生。今年呢，全市人民动员起来，组织起来。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、干部都上了大堤，足足奋战了一个来月，到底把兰州城保住了。这位工人说着，一面搬起一块大石头，稳稳地砌在堤坡上。他还告诉我们，黄河每年都有洪水泛滥，但今年却来得凶些。他那沾着大漠风尘的紫铜色的脸膛露出平静的微笑，诙谐地接着道：“其实也没啥，咱能治得住它。要不，这岸边咋能住上

千百代人呢？”

看他说得多么豪迈、自信。从他的话里，感到了一种能够支撑我们生命的力量。

从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的黄河大堤上，可以看到堤内大片碧绿的菜地，排排硕果累累的苹果树。叫你丝毫想象不出这里曾面临过灭顶之灾。那位建筑工人告诉我们，这里曾渗进了不少水，但社员们并没有扔下不管，照旧日夜排水护理。有的人一开始担心顶不住洪水，主张把没成熟的蔬菜和苹果都收掉，免得到时候一点也捞不到手。但是大多数人都很有信心，不肯作践这些青苗。这不？洪峰过了，蔬菜一批批地收割上市了。苹果也熟了。许多苹果树的主干上都扎上了一根很高的木头，从木头顶端引下道道绳索，拉住了被果实压弯了的树枝。这些，也都是抗洪时抽空做的。那形象很有气势，高高地耸立着，面迎着黄河的急流，使人想起一片汪洋上的樯桅。

从大堤返回住地的路上，迎面而来的是一辆辆装满家具的汽车、小推车。这是雁滩公社由工厂协助撤离到五泉山、皋兰山一带的居民，正在重返家园。飞奔的汽车上，年轻人在大声说话，老人家张着没牙的嘴巴在笑。路旁个体经营的清真牛肉面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一片繁华景象。

临黄河而未见船夫，不免有些遗憾。继而转念一想，怎么说没见到黄河船夫呢？在大堤上遇到的十几位建筑工人，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位年轻的铁路工人，以及